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抗战系列

刘志文◎著

家恨

**是仇恨在改变世界
因战斗而成为战士**

山有多深，水有多深
我们的仇恨就有多深
是谁让我们的生活
简单得只剩下仇恨
悲于家运，哀于国运，这一切
注定了战斗者的命运
哦，荻花飞扬英雄去处
看那花朵与火焰在共同讲述
一个民族不屈的灵魂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抗战系列

家恨

刘志文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家恨 / 刘志文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5. 6
(跨度长篇小说文库)
ISBN 978 - 7 - 5034 - 6220 - 7

I. ①家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54027 号

责任编辑: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29.25 字数: 450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逃离的荻花	1
第 二 章	抗联的孩子	15
第 三 章	复仇者	30
第 四 章	压寨夫人	44
第 五 章	匪首的义妹	59
第 六 章	被逼成亲	74
第 七 章	恋人找上门	89
第 八 章	报号江上花	104
第 九 章	夜盗人头	118
第 十 章	小关被掳	132
第十一章	特殊的诱饵	146
第十二章	铜佛显灵	161
第十三章	身陷皮货庄	176
第十四章	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	190
第十五章	反复较量	205
第十六章	激烈争执的同志	220
第十七章	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	234
第十八章	一个土匪，两个抗联	248

第 十 九 章	情债重重	262
第 二 十 章	山间夜袭	276
第二十一章	大谷毙命	289
第二十二章	山路遇袭	303
第二十三章	新郎被劫	317
第二十四章	皮货庄之战	330
第二十五章	县城锄奸	344
第二十六章	荻花上坟	356
第二十七章	老叔下山	368
第二十八章	英花进山	381
第二十九章	花轿突围	393
第 三 十 章	留下烈士名，英雄不断种	406
第三十一章	山洞放敌	418
第三十二章	一个人的复仇	431
第三十三章	击毙武田	444
后 记		458

第一章 逃离的荻花

—

冯宅前院传来喊声，只听院子里所有炮手都向正门冲去，荻花知道穆青山已经开始行动了。惶急中她问穆莲：“我爹的灵牌呢？”穆莲说：“我忘了拿了，你就别惦记死人的牌位了，赶快逃吧，穆青山可跟炮头们干上了。对了，别忘了你答应人家的事。”荻花匆忙往下脱冯家的衣服，换上自己的衣服：“忘不了，他帮我逃出这个宅子，我就嫁给他，跟他去南边他表叔家成亲。”穆莲提醒道：“你可想好了，外面可是兵荒马乱的。”荻花说：“想好了，就是饿死、冻死也休想让我嫁给冯白戎这个二鬼子。”穆莲催促着：“那就别脱了，赶紧走吧！”穆莲把荻花推出屋子。

前院的炮台上响着枪声和喊声，穆莲吃力地将荻花扶上高墙。穆莲说：“这一走，就别再回来了。”荻花说：“不回来了，婶子，你保重。”说罢，跳下墙去。

这是冯白戎去县城买办成亲用物的日子，他的未婚妻荻花逃出了冯宅，尽管她的行踪只有下人穆莲知道，然而竟不是太平的一天。故意闹事的穆青山刚刚在宅院外消失，乌苏里江支流挠力河北岸的一伙骑匪突然气势汹汹地闯入三江镇。土匪们一进镇子，就把冯宅围住，一面攻打冯宅，一面抓来镇上的百姓。冯宅的大管家问土匪到底是来求财还是来要命的，匪首花狐魑说：“我一不求财，二不要命，就想要镇上一个叫荻花的女人。如果冯家不交出这个女人，我就要血洗三江镇。”这可难坏了大管家，因为镇子里的人都知道，在县城里给日本人当防卫队长的冯家大少爷冯白戎，从小就喜欢这个荻花。大管家估计土匪一会儿就会挨家挨户搜查镇子，就让承认知道荻花去向的穆莲翻墙出去，给荻花报信。

穆莲找到荻花，说：“管家让你赶紧走，胡子就是冲你来的。”荻花

感到奇怪,不知道自己啥时招惹了胡子。

穆莲走了之后,荻花把脸弄黑,向三江镇走去。老远便听到镇子里沸反盈天的哭声、喊声。

进了镇子,她直接来到冯宅前。枪声已经住了,花狐魑攻不下冯宅,就把镇子里的百姓圈到宅院前,对着宅子大喊:“宅子里的人听着,不交出荻花,老子就不离开镇子,就血洗三江镇。”

土匪们把三口铡刀并排放在冯宅前的空地上,几个小土匪从人群里揪出一个汉子,就往铡刀前推,很快那汉子就被按在刀床上。花狐魑亲自操刀,嘴里说道:“我喊一二三,要是不交人,我就开铡了。”他说着提起了铡刀,对着冯宅喊道:“一、二……”正要喊出三,只听有人喝道:“作孽的胡子,把人放了。”花狐魑抬眼一看,却是脸上抹着锅底灰的一个女子,仔细一看,竟是荻花。

花狐魑和小匪们一愣神,那个被按在铡刀下的汉子从刀床边站起来,一溜烟地向村外跑去。小匪刚要打枪,花狐魑说:“放他去吧,有她在就行了。”

荻花问:“我和你有仇还是有冤?你干啥非得找我?”花狐魑说:“一没仇,二没冤,我就想把你接回去,当压寨夫人。”

“我要不跟你走呢?”荻花问道。

花狐魑说:“那也好办,看见那些人了吗,除了你,我一个都不留,我要血洗三江镇。”

荻花知道,胡子的话多半是真的,血洗村子的事不是第一次。

“好,我跟你们走,可你要保证放了乡亲们。”荻花说道。

只这一句话,人群就炸开了。有人说:“孩子,你可不能跟胡子走啊,你要是给胡子当压寨夫人,别说乡亲们不答应,就是日本人,也要剿灭你。”花狐魑又要冲人群发火,荻花说:“你少扬威,我跟你走就是了。”花狐魑说:“那好,放人,把荻花给我押着。”

不光冯宅炮台上的管家、炮手,还有三江镇的乡亲,眼看着荻花被胡子绑了,弄上马背。

土匪们押着荻花在经过一道山梁的时候,一个汉子突然跳出来,一棒子打折了最前面骑匪的马腿,不光抢走了荻花,还夺走了一杆枪。跟在土匪后面的花狐魑抬手就是一枪,他的枪没有打到那个汉子,反而引来几声枪响,几个骑匪当场毙命。花狐魑不敢恋战,只好带着匪徒们离开。

打土匪的那个汉子叫穆青山,也是三江镇人,镇里人都叫他山子。

他救下荻花之后，背着她在山路上跑。荻花见是山子，笑道：“果然是你。”山子说：“你以为是谁，难不成是冯白戎。”

“你少提那个二鬼子。”荻花说道。

穆青山拉着荻花的手，跑得飞快，把路两边的鸟都惊飞起来。荻花忽然一松手，停了下来。穆青山问：“怎么了？”荻花奇怪地问：“刚才是什么人打枪？要不是那几枪，咱们就得被土匪抓住。”穆青山满不在乎地说：“管他呢，反正是跑出来了。”荻花又问：“咱们这是往哪儿跑啊？”穆青山说：“不是说好了吗，去南边我表叔家成亲。”没想到荻花的反应很快，直接回道：“不行，现在不能去。”穆青山有些激动：“怎么又不能去了，你后悔了？不想嫁给我了？”荻花安慰穆青山说：“你放心，姜家的女人说话算数，我答应嫁给你，早晚都是你的人。”穆青山疑惑道：“那为啥不走了？”荻花瞅了瞅穆青山，反问道：“你说为啥？我爹他死得惨，鬼子砍下了他的头。我能这么走吗？我要给他报仇。”穆青山说：“可那四个鬼子都是骑兵，是从咱村口路过的，上哪儿找去？”荻花发狠道：“只要我活着，就一定要找到他们。”穆青山还是不放心的：“仇是该报，只怕报了仇，你又会到冯宅去。”荻花说：“让冯白戎那个狗汉奸做梦去吧！我就是饿死、冻死也不会踏进冯宅一步。”穆青山动了一刻心思，有了主意：“口说无凭。”荻花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，问他：“那你想怎么着，才能信？”穆青山想了想说：“你起码得许个愿吧。”荻花说：“你要是不信，咱们现在就拜天地。”穆青山目光炽热地望着荻花：“你是说，拜了天地就是夫妻了？”荻花点点头。穆青山惊喜道：“那好，那咱们现在就拜天地。”

两个人各捏了几根草棍，在路边跪下。荻花说：“老天爷作证，我姜荻花答应嫁给穆青山，绝不后悔。”穆青山紧接着说：“我穆青山愿意娶姜荻花，一辈子都不变心。”两个人把草棍插在路边，拜天地，拜已死的父母，互相对拜。荻花站起身说：“这回你放心了？”穆青山心里安稳多了：“放心了。我帮你去找那四个杀害大叔的鬼子，只要报了仇，你就跟我去南边。”荻花说：“行，眼下咱们得找个地方歇歇脚。”穆青山想了想：“我有现成的地方，跟我走。”穆青山牵着荻花正向前走，忽听身后有人喊道：“这就走了，连个谢字都不会说吗？”穆青山和荻花停住脚，只见身后的狭窄山路上立着一个手拿短枪的教书先生模样的人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穆青山问。教书先生说：“你太健忘了，刚才我还开枪帮过你们。”荻花这才仔细打量教书先生，见他面容清癯，却并不文弱，问道：“是你开枪挡住了土匪？”教书先生点点头。穆青山问：

“你救我们干啥？”教书先生说：“胡子强抢良家女，祸害百姓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我只想和这个侠肝义胆的丫头交个朋友，她在镇子上的所作所为，我都看到了，就是你不帮她，我也得帮她。”穆青山说：“要想交朋友，就跟我们走吧！”

穆青山把荻花、教书先生带到他经常去的一个藏身之处。这里的确很隐蔽，就在山上的老林子里。

这个地方多山、多水、多土匪。

完达山脉连绵不断，里面有抗联的秘密营地。牡丹江、松花江、乌苏里江冲积成三江腹地。这里的土匪络子数也数不清，他们大多藏在深山湖泽里。穆青山藏身的这个地方是离三江镇较近的，这便于他出入镇子。教书先生装作看风水，就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。他对穆青山说：“最好让荻花在这里躲几天，不然花狐魑又会去攻打镇子，过几天我还会来这里看你们。”

穆青山问教书先生怎么称呼，教书先生说：“人们都叫我肖先生。”

肖先生走了。其实就是肖先生不嘱咐，荻花也不想再回镇子了。那是因为，前几天，冯家大少爷，也就是那个给日本人当走狗的冯白戎就说过，几天后就娶她。嫁给一个汉奸，简直是笑话。

讨厌归讨厌，毕竟没有明说，冯家大少爷还一头热乎着。他正在县城里买成亲用的东西，听管家说荻花被土匪抢走了，当即就很激动，点兵就要去追花狐魑。他的狐朋狗友黄署长告诉他，最好还是先请示一下为妙，不然日本人说翻脸就翻脸。冯白戎听从了黄署长的劝告，去向日本军官长武田请示。武田很支持他的行动，交代他速战速决。

冯白戎抄近路，行军将近一天，在江沿子截住花狐魑。花狐魑毕竟是胡子，武器不敌冯白戎的日式装备，很快被打散了。冯白戎捉住一个小匪，才弄明白，原来荻花已经让穆青山给救走了。

冯白戎回县城时，故意经过冯宅，他让管家密切监视穆青山的动向。他现在才意识到，有穆青山在，他想娶回荻花，还真不会太顺利。

穆青山在县城里逢人便打听城里有没有小鬼子的骑兵，问了两三个人都摇头说不知道。一个刚进城的老汉把他拉到一边说：“你这么明目张胆地打听鬼子的事，别让鬼子当成抗联把你抓去。”穆青山说：“我哪有抗联的本事啊，多谢您提醒了。可不问，我咋会知道呢？”那个好心的老汉说：“你这个孩子，还是小心点吧！”老汉走了，穆青山想了想，朝一条巷子走去。

刚进巷口，就见一个人抱着胳膊走出来，穆青山拦住他：“大叔，跟

你打听一下，这城里有小鬼子的骑兵吗？”那人问：“你打听这干啥？”穆青山说：“不干啥，就是问问。”那人说：“没有，再别问了，这城里鬼子和二鬼子的便衣多的是，你小心叫人把你抓去。”穆青山不耐烦道：“不说就算了。”又跑过去问一个年轻人，年轻人骂道：“狗日的，这么关心小鬼子的事，你他娘的是不是要当汉奸啊？”穆青山回道：“你他娘的才要当汉奸呢！”

接连问了几个，也没有问出结果，正往巷外走，脚下忽然被人绊了一下，低头一看，一个饿得半死不活的汉子正也斜着眼看着他。穆青山骂道：“怎么像个死倒似的。”那汉子说：“孩子，我就快饿死了，你行行好，救我一条命吧！”穆青山说：“我还饿着呢，怎么救你？”汉子慢慢地抬起手，向前指了指：“巷子外有个卖稀粥的，你买一碗给我，就救了一条命。”穆青山说：“可咱们不认不识的，我凭啥救你？”那汉子说：“孩子，你不是打听鬼子的骑兵吗，我知道。”穆青山心头一喜：“你知道，真的？”汉子点点头：“先给我弄碗稀粥，我再告诉你。”

二

穆青山从巷子外买回一碗稀粥，递给那汉子。那汉子喝完粥，对穆青山说：“小鬼子的骑兵就在老西山里，前几天我去老西山打柴火看见的，你要是不怕死，就去吧。”穆青山说：“你可别骗我。”

肖先生带着一个孩子从县城的一家药铺出来，药铺的门很快阖上了。一队鬼子从街上走过，这让肖先生感到不安，急忙拉着孩子隐入街角。鬼子过去之后，几天前的情形出现在他眼前。

那是在蓝棒山北麓抗联第二路军总部，周保中召见了。周保中说：“现在是抗联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，斗争形势异常严峻。敌人动用了三十万日伪军对二路军进行反复围剿，同时在山外推行集团部落政策，实行保甲连坐，断绝抗联与民众的往来，使我们断了粮食、衣物、药品与兵源。抗联战斗与非战斗减员越来越大。前一阶段，我和冯仲云、赵尚志商定，为保存力量，决定将抗联部队向苏联境内转移，目前苏方已经同意。组织决定派你下山，一是收编具有抗日倾向的民间武装，补充兵员；二是联系地下同志，收集情报，为配合大转移做准备。”肖先生说：“好，我这就下山。”周保中说：“这次下山，除了执行这两项主要任务，你还得去一趟财源药铺，将一个叫小关的孩子接出来，交给裁缝，让他设法将孩子送进山。那个叫小关的孩子是关月霞烈士

的遗孤，我们要对得起死难的同志，你一定要保证小关的安全。”肖先生说：“明白。”

肖先生原想把孩子送交裁缝，可是当他和小关到达联络点时，却意外发现人去屋封。裁缝是这个联络点的老同志，很多重要情报都是从他那里发出的。这个联络点一旦出事，很多联络点就会失去联系，这里的地下工作也将陷入瘫痪。肖先生感到事态严重，必须尽快找到裁缝。可刚刚接到手的小关怎么办？带着他一起行动实在危险，而要送回财源药铺，又顾虑重重。因为即使是看病，一日两次也不合常理，万一引起敌人的注意，就会给那个站点带去意想不到的麻烦。他忽然就想到了荻花。

县城附近的老西山里清静得很，刚一进山，只能听到鸟叫，可走了几里之后，慢慢地就听到了隐隐的马嘶。穆青山精神一振，大步向前走去，转过了一块山岩，向下一看，只见山岩下一片开阔的场地上，几十个鬼子正在骑马操练。有的练习飞马打靶，有的练习低身拾物，还有的练习马上劈刺。整个训练很少听到嘈杂声，就是子弹咬进靶子，也听不见枪响。小鬼子真是邪性，原来是在秘密训练骑兵。穆青山看着紧张训练中的鬼子骑兵，笑了。

荻花左等右盼，穆青山终于在天黑之前赶回暂住的山洞。荻花问：“这一整天，你都干啥去了？”穆青山却不急于回答，掏出几块干粮递给荻花：“你先吃饱了，我再告诉你。”荻花攥着干粮不动：“你先说。”穆青山说：“你先吃吧！”荻花吃完干粮，眼睛望着穆青山：“说吧，到底什么事？”穆青山凑近荻花：“你猜我干啥去了？”荻花说：“不是找干粮去了吗？”穆青山说：“我去找鬼子骑兵了。”荻花问：“找到了？”穆青山说：“找到了，就在老西山里。”荻花眼睛一亮：“真的呀！”穆青山说：“小鬼子在老西山里有一个训练场，正在秘密训练骑兵。”荻花心中的仇恨瞬间被点燃了：“杀我爹的鬼子一定在那里，我得去一趟。”穆青山说：“别忙，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看把你急的。明天咱俩一起去，我把鬼子骑兵引出来，你辨认一下有没有杀害大叔的鬼子，如果有，就用我抢来的那杆枪毙了他们。”荻花用疑虑的目光望着穆青山：“你怎么引鬼子？”穆青山说：“这你就别管了，你只答应我一件事就行了。”荻花问：“什么事？”穆青山说：“若是没有杀害大叔的鬼子，你也别老想着报仇的事了，就跟我去南边表叔家。”

第二天是个响晴天，两个人进了老西山，又看见正在训练的鬼子。穆青山让荻花藏在山岩上，说：“你就藏在这儿，一会儿我把小鬼子引

到岩下，你仔细辨认，有你就尽管开枪。”荻花叮嘱道：“好！你可小心些。”穆青山说：“我豁出去了，你可别忘了咱们的约定。”荻花：“啥约定？”穆青山提醒道：“无论有没有杀害大叔的鬼子，你都得跟我去表叔家。”荻花说：“知道了。”穆青山说：“一言为定。”他拽着岩壁上的树枝，下了山岩。

到了山岩下，他向鬼子的训练场摸去，鬼子的面孔逐渐清晰起来。鬼子骑兵还在训练，这次训练的是马背上刺草人。草人穿着中国百姓的衣服，鬼子兵飞马过来，用刺刀猛戳草人。

穆青山趁鬼子不注意，向草人爬去。一个鬼子纵马猛冲过来，对着草人伸出刺刀，草人却向一边移去，鬼子兵一愣神，穆青山一把抓住枪管，将鬼子兵拉下马背，接着飞身上马。

二百米以外的鬼子看到这一幕，都惊叫起来。穆青山喊道：“小鬼子，刺草人算啥本事，有种的就来追爷爷。”他两腿在马肚子上一夹，向山岩驰去。几十个鬼子一窝蜂似的朝穆青山追来。

穆青山很快来到山岩下，他飞快地跳下马，将马拴在一棵树上。鬼子兵追得很紧，攀上山岩已不可能了，他向两边看了看，向一片矮树林跑去。钻进矮树林没多久，鬼子骑兵便追了过来。

鬼子骑兵在山岩下勒住马，盯着拴在树上的战马看着。十几个鬼子跳下战马，一个去解拴在树上的马匹，另外的端着刺刀向矮树林走去。山岩上的荻花向跳下战马的鬼子挨个看去，没有杀害她爹的鬼子，又朝马背上的鬼子看去。

鬼子兵端着刺刀钻进矮树林，穆青山从蒿草里腾地站起身，鬼子兵与穆青山相距不过十几米，却并没有开枪，而是端着刺刀大声号叫着向他冲来。穆青山忽而明白了，原来鬼子骑兵训练刺杀时枪中没有子弹。他笑道：“狗日的，都过来吧，爷爷陪你们玩玩。”他转身向树林深处跑去。

马背上的鬼子骑兵的面孔，一张张在荻花的眼前呈现。她把枪慢慢地放了下来。

鬼子兵正在林子里追赶穆青山，忽听林外响起呼哨声，一个个回头向林外走去。穆青山站住脚骂道：“狗日的，怎么不追了？”

林子里的鬼子兵出来，纷纷上马，同等在林外的鬼子齐向训练场驰去。鬼子骑兵来时一阵风，去时一路烟尘，很快从荻花的视线里消失。

穆青山很快攀上山岩，看见荻花正抱着大枪坐在石头上，他喘着

粗气问道：“怎么不开枪？”荻花说：“根本没有杀我爹的鬼子。”穆青山感到意外：“不会吧，训练场上所有的鬼子都来了，你是不是没辨认清楚？”

鬼子杀害亲人的场面又出现在荻花面前。那是去年上秋时节，三江镇外的辽阔原野上，荻花爹纵马飞驰，荻花、冯白戎和冯宅几个家丁的目光始终不离他的身影。只见他抬手一枪，击中了一只黄羊。就在他去拾取黄羊时，被人打了冷枪，从马背上摔下来，手上的长枪被甩出很远。四个鬼子骑兵从一片树林里冲出来，很快就到了荻花爹近前。荻花爹欲捡起长枪，四个鬼子拦住他，对他挥起战刀。

“是鬼子！”荻花喊道。冯白戎等人打马冲过去，一个蒙面的鬼子出手很快，只一刀就砍下了荻花爹的人头……

荻花恨恨地说道：“除了蒙面的，另外三个就是变成鬼，我也能认出来。”穆青山泄气道：“那现在是没法子了，除了这儿的鬼子骑兵，县城里哪儿还有骑马的鬼子啊？”荻花说：“先回去吧。”荻花和穆青山离开山岩，向回走。

鬼子骑兵进了训练场，三个拎着酒瓶的鬼子正在等他们。一个叫青木的鬼子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“青木队长，刚才来了一个偷马贼，已经被我们赶跑了，战马也找回来了。”一个鬼子骑兵说。青木警觉道：“恐怕不是偷马这么简单，看来这里已经被人发现了，这件事我要报告给武田军官长。你们要小心些，等待武田军官长的指示。”“嗨！”鬼子骑兵同声答道。

穆青山和荻花回到藏身的山洞，见洞口站着一大一小两个人影，细一看，却是肖先生和一个陌生的孩子。

肖先生把一些吃的交给他们。荻花看见肖先生面露难色，猜测他定有急事，忍不住问道：“是不是有什么急事？”

肖先生也不隐瞒，对荻花点点头。

荻花说：“你既然救了我们的命，就是自己人，有什么急事你尽管去办，孩子就留在这里，我替你照顾。”

未等肖先生回答，穆青山就说：“这不行，咱们得去南边。”荻花说：“先不去。”穆青山埋怨道：“你不是答应了吗，这么快就忘了？”荻花说：“再等等。”穆青山问：“之前不是已经看见鬼子了嘛，没有你要找的人。”肖先生瞅瞅穆青山，又看看荻花，说：“不麻烦你们了，既然你们也有事，孩子还是我带着。”穆青山瞅瞅荻花：“就这么定了，我去准备一下，咱们明天就走。”

穆青山出了山洞，肖先生问荻花：“你们去找鬼子了？”

荻花说：“可惜没找到杀害我爹的鬼子。”

肖先生笑道：“南边和北边都有鬼子，既然你们和鬼子有深仇大恨，那为什么不留在这里打鬼子？”

荻花说：“他要我跟他去南边他表叔家成亲。”

肖先生点头：“是这样啊，那恭喜你们了。”

荻花说：“我不去。”

肖先生问：“你不是答应过他嘛。你不喜欢这个男人？”

荻花说：“不是不喜欢，只是不想现在跟他成亲，我要留在这里杀鬼子。”

肖先生问：“你为什么那么恨小鬼子？”

荻花说：“小鬼子和我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不光杀死了我爹，还杀死了我爷爷。”

肖先生惊道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能不能跟我说说？”

荻花说：“去年秋天，鬼子接连进了几个镇子，几个有枪的大户人家都投靠了小鬼子。小鬼子闹得凶，我爹去下江镇姜家村老家接我爷爷。爷爷爱说书，下江镇姜家村的乡亲们也爱听他说书，他爱讲岳飞精忠报国，爱讲花木兰代父从军，也爱讲梁红玉击鼓退兵。那天，小鬼子进了村子，他正在讲和倭寇作战的将军戚继光。爷爷说倭寇就是小鬼子，被鬼子的密探听到，小鬼子一进村就抓住了他。小鬼子让他从戚继光的名字上踩过去，他说戚继光是英雄，小鬼是强盗，不能做对不起祖宗的事。我爹听村子里的四姑说，一个鬼子将刺刀扎进了爷爷的肚子，临死前，他还在喊着杀鬼子。

“我爹进村的时候，爷爷已经死了，鬼子也走了。他把爷爷埋了之后，回到三江镇，对冯白戎说，冯家是大户人家，不做忠烈之人，就难免要做汉奸，劝冯白戎早做准备，和鬼子干一场。一个炮头站出来反对他，说连正规军都打不过鬼子，冯家凭什么和鬼子较量。我爹说，就是凭老祖宗留给咱们的骨气，我这几天就杀几个鬼子给你们看看。一天之后，我爹带回了三颗鬼子人头，我知道，他杀的就是害死爷爷的人。三天之后，四个骑马的鬼子进了镇子，一个蒙面的鬼子砍下了他的头颅。我爹死后没多久，冯白戎就当汉奸了。嫁给一个二鬼子，我爹泉下有知，是不会答应的。我忘不了我爹被砍死的那天。不说了，爷爷的仇已经报了，我要留在这儿，找那四个骑马的鬼子，给我爹报仇。”

肖先生叹道：“好，你倒是个有血性的女子，古有花木兰代父从军，

今有姜荻花为父报仇。”荻花喜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也赞成我留下来？”肖先生说：“我可没这么说，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，跟他走吧。”荻花问：“为啥？”肖先生说：“看得出来，穆青山对你很好，一个好男人不能错过。”荻花说：“昨天鬼子的枪中要是有了子弹，他就没命了，我不想让他跟着，我有自己的方法。教书先生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”肖先生问：“怎么帮？”荻花说：“想办法让他离开这儿。”肖先生摇头道：“这不行，我不能骗他。”荻花说：“你帮我把他支走，我帮你照顾孩子，你放心，不会让他久等，要是找不到鬼子，我就去找他。”肖先生看看小关，又看看荻花，说：“好吧，咱们是各取所需，只是难为了他。”

县城，武田办公室。青木汇报完毕，武田说：“看来秘密训练骑兵的事已经被人发现了，不知道那个人会不会是抗联的？”青木说：“那个人的身份无法确定。”武田说：“不管那个人是不是抗联的，老西山里的那个训练场已经不能再用了，通知骑兵，必须重新选择场地。”青木点头：“嗨！”

三

一个时辰后，穆青山带着一包干粮回到山洞，只见肖先生和小关，不见荻花。穆青山问肖先生：“她呢？”肖先生说：“她走了。”穆青山急了：“走了？去哪儿了？”肖先生说：“她没说去哪儿，只留话给你。”穆青山急道：“她说什么了？”肖先生说：“她让你先去南边表叔家等她，半个月之后，她去找你。”

穆青山听肖先生说完，傻愣愣地站了一刻，突然向山洞外跑去。肖先生看着他的背影，叹了口气。

穆青山走后，肖先生和小关走出山洞。向前走了十余里，有人拦住了他们，肖先生一看，正是荻花。荻花问：“他走了？”肖先生叹气道：“走了。我这次把他骗惨了。”荻花说：“对不起了，教书先生。”肖先生说：“不是你对不起我，是我对不起他。”荻花说：“不多说了，把孩子交给我吧。”肖先生说：“当着真人不说假话，我也一直在杀鬼子。”荻花问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肖先生回答说：“我是抗联的，这个叫小关的孩子是关月霞烈士的遗孤，你一定要照顾好他。”荻花说：“抗联打鬼子，人人都敬佩，这孩子交给我，你就放心吧。”肖先生说：“我如果很快回来，自然会接走孩子。如果很长时间都不回来，你就把孩子送到县城的财源药铺，那里会有人接管。进城时一定要小心，不能让孩子落

人鬼子和二鬼子手里。”

肖先生嘱咐了一番，将小关交给荻花，匆匆走了。

穆青山本以为荻花会去鬼子骑兵训练场寻找报仇的机会，就在老西山的山岩上苦等荻花，可等了一天也不见荻花。第二天，他又等了将近一个上午，仍不见荻花。他知道荻花的脾气，一定是猜到自己会在这里，有意躲着自己，想来想去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也罢，就去表叔家等她。”他下了山岩，走在山路上，突见几十个鬼子骑兵吆喝着战马，旋风般地冲过来。鬼子骑兵的速度极快，两边是岩壁，中间是狭窄的山路，穆青山猝不及防，很快被鬼子骑兵赶上。鬼子骑兵对青木说：“前面那个人就是盗马贼。”青木对穆青山举起枪。穆青山无处躲避，鬼子的枪声一响，穆青山跳下山崖。

也是这一天，县城里的日本军官长武田收到情报，说一个抗联遗孤被藏在当地。武田指示汉奸黄署长必须找到这个孩子，并以此为线索，消灭抗联的地下组织。

想为父报仇，带着孩子确实不便。荻花和小关在野地的一个窝棚里住了两天，想起肖先生说的话，就去了县城。她故意绕道老西山。午后，荻花和小关赶到老西山，爬上山岩向下一看，鬼子的骑兵训练场已空无一人。

她带着小关进了县城，两个当值的伪军没有仔细盘查，就放他们进了城。到了那家药铺门前，荻花突然感到诧异。她带着小关刚要进门，店主却冲他们使起眼色，一个伙计跑出来，喊道：“不营业了，到别家去吧。”把他们从药铺门口赶走。

在药铺附近挨了一个上午，中午时分，几个日本兵突然冲进药铺，要抓走药铺老板。药铺老板大喊：“快逃！”拔出短枪就对日本兵开火。荻花感觉到，药铺老板就是喊给她听的，于是带着小关跑进混乱的人群。

荻花不知道肖先生交给她这个孩子究竟意味着什么，可仅仅这一次危险就够了。要是换作一般的女人，吓也吓坏了，可是她毕竟是荻花，三江镇上有名的烈性女子。

记得她爹活着的时候，就没把她当闺女养过，管她叫儿子不说，还教她骑马打枪。一开始摔得鼻青脸肿，后来只要是父亲能骑的烈马，她也能骑。打枪就更不用说了，他们姜家人，好像天生就是摸枪杆子的命，她跟父亲练了一年枪，就能枪打飞雁。不幸的是，父亲被小鬼子打死了，她成了一个孤女。冯家把她接进宅子不久，冯白戎突然投靠

了日本人,从那时起,她就一门心思想逃出冯宅,可是没那么容易,冯家上下都在看着她。自从和穆青山约定一起逃出三江镇,她就日盼夜盼着。她让穆莲告诉穆青山,只要能离开汉奸窝,她就嫁给他。在冯白戎这个二鬼子做梦都想娶她的日子,她的心反倒迅速地和穆青山贴近了。

荻花想,这个孩子无论如何也得带着,直到见到肖先生为止,算是对肖先生救命之恩的一点报答。

荻花和小关好不容易混出县城,在大甸子上走了一天,实在走不动了,刚巧一辆拉着柴火的马车向这边走来,荻花灵机一动,告诉小关千万要听她的。

赶车的汉子名唤黑牛,这一天就连黑牛自己也不会想到,他会收获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。而这个女人和孩子牵系着他的命。

荻花和小关累得确实不行了,在车上,一路晃晃悠悠,不久就睡过去了。黑牛到了自家门前,抽动缆绳往下卸柴火,在车上已经睡着的小关最先滚落下来,接着就看到荻花跳下了车。

黑牛愣住了。荻花说:“大哥,多谢你捎脚。”说完,拽起小关就要走。黑牛拦住她,问:“你们是什么人?”荻花没法回答,这时寄居在黑牛家的老叔从屋子里出来,说:“傻小子,还问啥,准是逃荒的。”又对荻花说:“你们一定是渴了、饿了,没事,屋里有吃的。”老叔冲黑牛使眼色:“黑牛,还不请人家进去。”黑牛憨厚地说:“是啊,大妹子,都到了家门口了,就进屋坐坐。”荻花考虑到,再往前走,也是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,小关病刚好,确实受不了,于是答应了,进了屋子。

黑牛家三间茅屋,中间是灶房,灶房两边是东西两屋。西屋的土墙上挂着几张皮子。从这,荻花已经看出他是个猎人。东屋,一口大柜横靠着北山墙,柜上放着水壶、烟筐篓。

黑牛请荻花到东屋坐下,老叔给荻花和小关各倒了一碗水。小关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。

老叔自然想知道荻花是啥来历,便试探着与荻花唠起嗑来。荻花瞎编说从南荒过来,那边没法活了,来这边走亲戚,亲戚又搬走了,还得回南荒去。

荻花问老叔:“这叫啥村子?”

老叔说:“这是快马店村,以前这里闹过蒙匪,蒙匪的马匹在村子里来去如飞,就有了这个村名。”

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在老叔帮黑牛在外屋做饭的时候,荻花就